

1941-1991



新中国剧社
战斗历程

张铃青



18

91

韶铃声声

—— 新中国剧社战斗历程

桂林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 编 杜 宣
编 委 杜 宣

巴 鸿 杨 震（执行）
韦 布 严 恭 岳勋烈
蒋柯夫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桂林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驼铃声声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插页6 字数229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册

ISBN 7—5407—0760—8/G·127

定价, 4.55元



1946年摄于昆明景虹街社部



新中国剧社旅湘演出归来 1943年桂林



剧社部分同志摄于台北市 | 1946年12月 |



1946年冬赴台湾演出，田汉、阳翰笙到码头送行



1941年5月，桂林街头出现“再会吧，香港！”时的街头海报。

在桂林演出《再会吧，香港！》时的街头海报
(1942年)



《大雷雨》剧照

第一次在桂林演出《大雷雨》时的海报

大雷雨 STORM

A-OSTROVSKY 原著
瞿白音 改编

四月一日起 在大光明影院

(1942年) 1942年4月1日起在大光明影院演出《大雷雨》时的海报(1942年)



新上海戏剧界救国会
新中国剧社
上海公共舞台十五号



賣油郎

又名 戀之崖懸

● 導演 洪深 ● 劇編 陸白 ● 陳白塵

原係曹禺先生所創製今再演出

海光劇院

院址：四川路五十五號（即舊海光戲院址）

演出《賣油郎》时的街头海报（1947年）

演出《家》的街头海报（1946年）



新中国剧社社徽

目 录

卷首语.....	夏 衍 (1)
风沙弥漫，驼铃声声.....	阳翰笙 (3)

特 载

新中国剧社的奋斗与西南剧运.....	田 汉 (5)
--------------------	-----------

苦 斗 历 程

暴风雨中诞生的.....	杜 宣 (4)
——纪念新中国剧社五十周年	
闪回.....	韦 布 (60)
见景生情忆创业.....	孙泽钧 (68)
昔日长缨在手.....	杨 震 (71)
回首往事，犹如昨日.....	吴 枫 (88)
无限感受话当年.....	巴 鸿 (94)
艰难的跋涉.....	李露玲 (98)
一件不寻常的小道具.....	沈 宏 (102)

EA88/28

我深深记得	李实中 (103)
剧社生活散忆	汪 玟 (109)
刻骨铭心记忆深	朱 琳 (115)
从观众到演员	阮 蓓 (121)
在困境中壮大	刘 年 (125)
忆与新中国剧社的一段生活	沈 曦 (128)
我是“新中国”的一员	蓝 谷 (130)
峥嵘岁月回顾	梁 明 (133)
新中国剧社与西南剧展	蒋柯夫 (141)
从来征途多坎坷	王 劲 (149)
往事历历	周 伟 (152)
疏散在湘桂线上	高 博 (157)
一包资料	孟 琦 (160)
悲痛的记忆	胡童华 (162)
新中国剧社的后期苦斗	严 恭 (164)
我的回忆	周 克 (176)
迎接亲人在春城	叶露茜 (179)
当铺、世家支持我们演出《家》	文 燕 (182)
陪都纪行	石 炎 (188)

——邀请洪深先生和周副主席召见

洪深老师在昆明的日子	萧 荻 (193)
难忘的两次演出	凌琯如 (200)
倥偬年代	李 鸣 (205)
杂忆	黄国伦 (213)
我和新中国剧社	陈 吾 (218)
新中国剧社的歌咏活动	孙 慎 (220)
一个当年“小鬼”的紫恩	郑 驰 (225)

难忘这一天	袁之远 (231)
——追记霸陵桥覆车之祸	
宝岛三月长相忆	曹大庆 (237)
“二·二八”起义目击纪实	蔡余文 (239)
新中国剧社在1947年	舒明 (241)

素花一束

缅怀瞿白音	钟耀群 (245)
瞿白音的爱和憎	萧崎 (248)
他为舞台灯光艺术奋斗一生	杜宣 (251)
——记孙天秩同志	
忆许秉铎	唐远之 (254)
忆联星	严恭 (256)
情思缕缕念费克	曹珉 (258)
友良，你不该那么早离去	吕薇 (265)
忆父亲	樊建开 (268)
祭父文	姚珠珠 (271)
坦荡的胸怀，炽热的生命	张岷 (273)
——忆我的妈妈熊伟	
悼念王季平	杨震 (276)

战斗友谊

“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吧!	闻一多 (280)
我对于《草莽英雄》的看法	洪深 (282)

壮“新中国”台湾之行	于 伶 (284)
新中国剧社在苦难中	吴 天 (286)
——一个呼吁	
昨天的事情	沈国霖 (290)
新中国剧社与演剧队的战斗友谊	吕 复 (292)

资 料 汇 存

历年大事纪略	岳勋烈 (298)
“建国剧艺社”始末	建国剧艺社资料小组 (312)
话剧《再会吧，香港！》	魏华龄 (316)
演出统计	(319)
新中国剧社演出开支统计表	(324)
新中国剧社社员名单	(325)
续后记	(334)

卷首语

回忆

新中国剧社是1941年10月在广西桂林成立的。这正是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抗战前途十分危险，投降的阴影日益扩大。西南大后方充满了阴森可怖的杀机，原来风和日丽的桂林，霎时间变得风雨如晦。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撤退了，《救亡日报》停刊了，生活书店被查封了，许多进步的著名文化界战士，也纷纷撤离了……。

为了应付这种非常局面，在“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为了使散处西南后方的一些革命救亡团队在桂林有一个据点，党委派杜宣等同志组建新中国剧社。

剧社以民办的职业剧团形式出现，社员主要是以原抗敌演剧四、五、七、八、九队成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所组成。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剧社同志处境十分艰苦，每次上演剧目事先必须送去审查，百般挑剔，有的剧目如《再会吧，香港！》已经审查批准，并领得准演证，在开演时，忽然派来武装宪警，禁止演出。在生活上同志们更是很艰苦的，不仅没有发过工资，连一日三餐粗淡的饭食，也是朝不保夕。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剧社同志团结在一起，转战七省，持续了七年之久，于全国解放前夕，为了保存力量，

迎接解放，奉命分散转移。

新中国剧社之所以能够在国统区成立并发展，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尤其是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他们高举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旗帜，利用国民党上层间的矛盾，将一些可能争取的开明人士，尽一切力量争取过来，使他们支持剧社。剧社内部采取生活民主、经济公开，一整套民主管理的方法，剧社社员都是剧社的主人。这样一来，剧社无论在政治上遭受到任何压力，经济上出现任何困难，都能紧紧团结在一起，同舟共济，一次又一次度过难关。

今年正是剧社50周年，写上这几句话，作为纪念。

风沙弥漫 驼铃声声

阳翰笙

新中国剧社以民间职业剧团的面目出现，但它的性质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艺团体。它不仅经常演出进步话剧，尤其擅长创作演出针砭时弊的活报剧，还创作演唱革命歌曲，并参加过党在白区所领导的民主运动。

周恩来同志对新中国剧社也很关怀，曾直接听取剧社负责人的汇报，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示。

新中国剧社是1941年秋，在桂林成立的，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配合留在湘粤战区工作的演剧队，需要一个较能自主的有效率的民间剧团。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辗转桂、湘、黔、昆、台、沪，跋涉千万里，历时七载，终于在内战全面爆发的1947年秋，在观众面前消失了。

新中国剧社是在党的关怀领导和前辈们，尤其是田汉同志和洪深同志的抚育支持下，加之长期担任剧社理事长兼主要导演的瞿白音辛勤栽培，和全体社员在身染疾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向恶劣的政治威胁坚持战斗，无保留地奉献

了他们的青春年华。

现在，《驼铃声声》出版了，它纪录了新中国剧社的战斗历程。这本书对中国话剧运动史，提供了一份珍贵史料。应该说，编委们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新中国剧社的苦斗与西南剧运



一 他们是这样开始的

当我奉老母蜚居在南岳菩提园的时候，杜宣兄远道从桂林来访。我是一年半前在衡阳见过他的，那时他和九队在一道。他从日本回来便参加救亡运动，在江西一带做过很久的剧运，九队从南昌退下来便和他们的团队汇合。在衡阳我们是同住在一所中学里面的，长沙第一次会战中，学校是空了，我们就把大礼堂改成一个实验剧场，在那儿联合演剧六、九两队和平剧宣传队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戏剧节，平剧队在那次演出我写的《江汉渔歌》和《新雁门关》。在一个检讨会上我听了演剧队同志的批评，杜宣的话很使我注意。那时我觉得他是位很有进步理想的人，也有救亡青年特有的丰富热情。在比较寂寞的南岳再度接触了他的热情是足够使我兴奋的。在我简朴的书室里，在我老母的绩情边，他滔滔地娓娓地谈起了桂林的剧运和文化界一般情况。他在艺术馆服务过，他谈起予倩先生，谈起桂剧，也谈到同时在桂林的焦菊隐、李文钊情先生。演剧队的机关刊物《戏剧春秋》是

他和许之乔兄实际负责，他当然谈到这刊物和围绕这刊物的许多演剧队同志。他们那时有一难决的问题，即从国防艺术社退出的李文钊先生有意集中相当大量资金创办一个“新中国剧社”，邀他们参加。他们有一部分如他，如严恭、许秉铎、姚平们都是同艺术馆有关系的。他们要不要参加李先生这组织呢？那时正在江南事变之后，中国内部不幸的分裂之端已肇，救亡青年们心情都是非常灰暗的，许多人甚至想退出现有的岗位。我其实也是以同样沉重的心情从陪都回到南岳来的。但从南岳那宁静的环境中默察大势，我还是坚决主张这抗战工作还得搞下去。虽然会艰苦一点，在西南我们需要一个较能自主的有效率的民间剧团。

于是杜宣回桂林去了，不久我得了他们的信：大家参加了“新中国”。

那年秋天，滨湖稻熟，敌寇第二次大举入侵湘北，前锋已到株州，南岳不再是宁静安全的天地，我同老母和三弟夫妇仓皇到了桂林。在建干路一所小洋房里握晤了杜宣兄和他的卧病经年的太太。在环湖北路一间小屋子里会了严恭、秉铎、石联星等许多男女同志。新中国剧社社址却在靠近大菜园的福隆街一个十足的陋巷里。李文钊先生也会见了，当初大人先生们给他经济支持的诺言都不能履行，他得独自挑起“新中国”的担子，实在已经十分竭蹶。城内的房产已经变卖了，他于今也住在对河建干路一座有楼的木房子里。为着支持“新中国”的伙食，据说连他太太的金镯子也押掉了。穷余一策他找了几位当时桂林的小“大亨”来做股东，这些人钱是出得有限的，却首先介绍了两位他们的干女儿来做社员。第一次公演是陈白尘兄的《大地回春》，找不到导演，就用了我的名字，而实际由杜宣负责。他们的工作精神实在